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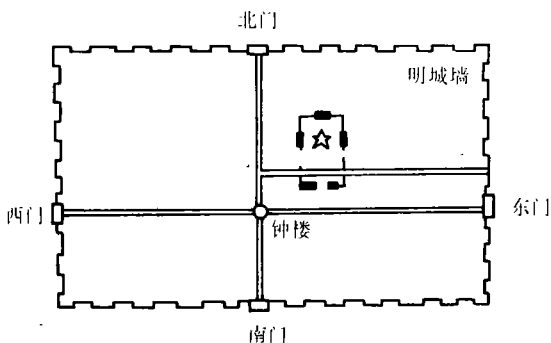
# 明秦王府北门堪查记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门考古队

1995年3月—5月,为配合省政府机关事业管理局北门改建工程,我们对位于省政府北门的明代秦王府北门残存墩台进行了考古调查清理工作。现将这次工作的收获简报如下:

## 一、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

明秦王府,位于明西安城的东北部(图一),呈南北长方形,长671、宽408米,周长为2158米。现在仍可以看到四周残存的夯土墙。府城的东、西、南、北四面各开一门,东为体仁门,西为尊义门,南为端礼门,北为广智门。现在仅广智门东墩台残存。



图一 明秦王府位置示意图

明统一以后,明太祖朱元璋鉴于西安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于洪武三年(1374年)将其次子朱棣封为秦王镇守陕西,且指令西安府长兴侯耿炳文及指挥史濮英监修西安城墙和秦王府。历时6年,于洪武九年营建完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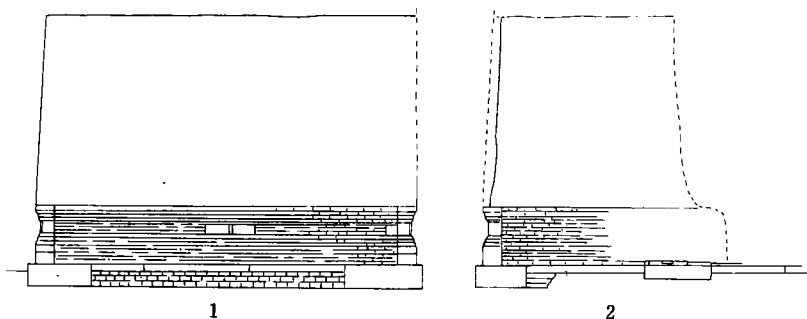
洪武十一年朱棣正式来西安就藩。

秦王府是朱棣及后继的历代秦王办公、议事和驻蹕之处,人们习惯也叫“王城”。

明末,1643年底,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占了西安,俘虏了第十一代秦王朱存枢,结束了秦王府在陕西长达270年的统治。且在秦王府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1645年,清人入陕后,毁坏了秦王府内所有建筑,拆除了东、西、南三门,唯有北门幸存。于是,秦王府变成了八旗军练军习武的教场。民国时期,秦王府一度成为陕西军政活动的重要地点。1949年解放以后,为现在陕西省人民政府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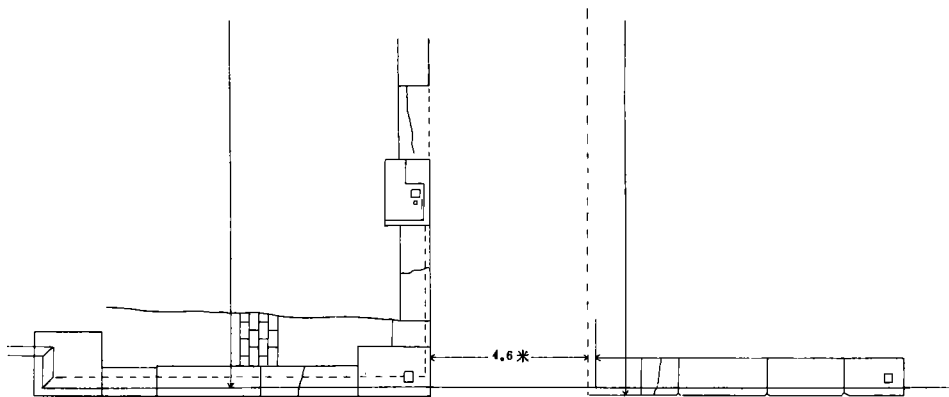
## 二、遗迹

明秦王府北门东墩台是四门中唯一残存的遗迹。根据遗存观察,该门具备墩台、门楼和单一的门洞。在清理过程中,我们根据残存的遗迹测得门洞东西宽4.6、南北长15.9米,门洞两侧的墩台东西长约为10.47米,墩台南北宽与门洞长度相等,墩台的内侧墙面与其余部分(墩台以外)墙体内侧墙面平齐,外侧的墙面突出于(墩台以外)其余墙体外墙面0.7米。东段墩台残高6.6米,西段墩台已大部残毁。门洞壁及东段墩台的外壁均为青砖包砌,东段墩台内壁已残毁,露出一段残存的夯土(图二,2),其北壁(外壁)东端和门洞北端的东侧各有一须弥座石墩,两石墩之间为普通青砖叠错砌成的须



图二 北门东墩台 (1/200)

1. 北侧图 2. 西侧图



图三 北门墩台地基平面图 (1/200)

弥座式墙裙，中间束腰部分与两石墩束腰部分为一个平面，束腰部分上侧和下侧以青砖层层叠错外凸（图二，1）。两石墩均以青石雕成，门洞东端的石墩破坏严重，墩台东段的石墩保存较完整，束腰部分暴露的两侧面有浮雕蕃莲图案，图案花瓣横平面布置，岔角部分雕出勾云纹图案（图四）。墙裙中部与石墩束腰处平齐，有两块浮雕花纹青砖，图案与石墩束腰图案相类同，而且分别与石墩束腰图案对应。

墩台的内部结构为砖表土心。东墩台外侧（北侧）砖表底宽3米，由下向上逐渐呈弧形加宽，至5.1米处平向延伸封住夯土顶部，残存夯土顶部铺砖厚1.3米。东墩台内侧砖表已全部残毁，据西墩台残存内侧砖表的遗迹测得为1.2米宽，且上下一样（图

六）。墩台以外东西的其余墙体近地面处外侧壁表砖厚1.2米，亦由下向上呈弧形加宽，内侧壁表砖宽1.2米，且上下一样。墩台和墩台以外的墙体外表砖均厚于内表砖。

砌砖的粘合剂是由石灰、黄土和粘液掺合而成的，表砖和夯土的缝隙也是由粘液弥合的。砖土结合部分的夯土呈红褐色，且十分坚硬。清理过程中，在砖缝中采得不少非常纯净的粘液固化标本。砖表由外向里浆土中黄土和粘液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大，石灰粉所占比例减少。墙体中央的夯土比较纯净，只出土了一枚元代至元通宝铜钱，少量的宋耀窑青瓷片和极少的黑釉瓷片、白瓷片，以及极少量的青灰色砖瓦、陶器的小残片。夯层厚9—13厘米，夯窝直径为6—7厘米，为平夯板筑而成。

在清理墩台地基中发现,墩台外侧和门洞东西两侧壁近地面处,都铺着石地袱(图三)。门洞以东墩台外侧石地袱由五块长方形石板铺成,测定为东西正向排布,其两端为石墩下方形石基尺寸分别为:东石墩石基 $1.7 \times 1.7 - 0.58$ 米,西石墩石基 $2.05 \times 1.3 - 0.58$ 米,两石基均可见一边长22、深0.8厘米的榫槽,而两石墩底面正好有相应大小的卯头。两石基之间的三块石板尺寸依次是: $1.4 \times 0.8 - 0.18$ 米, $2.8 \times 0.8 - 0.18$ 米, $2.52 \times 0.8 - 0.18$ 米。三块石板下为厚0.4米的三层铺砖,底面恰与石墩基石底面平齐。西墩台的外侧近地面处也同样铺有石地袱,也为东西正向排列。门洞西侧石墩下的石基尺寸为: $1.5 \times 0.8 - 0.58$ 米,其上也有一个 $0.22 \times 0.22 - 0.08$ 米的石槽,另有三块石板尺寸分别为: $2.35 \times 0.8 - 0.18$ 米, $2.1 \times 0.8 - 0.18$ 米, $1 \times 0.8 - 0.18$ (残)米。门洞东壁自石墩基向南,是由五块石板铺成的石地袱,测得为南北正向排布,尺寸依次为: $1 \times 0.8 - 0.2$ 米, $2.44 \times 0.8 - 0.2$ 米, $1.7 \times 1.2 - 0.47$ 米, $1.98 \times 1 - 0.2$ 米, $1 \times 1 - 0.2$ 米,其中第三块石板形制比较特殊,南、北、西三面各下切0.18米,且西边部呈弧形,可能是门转动所致。上表面还有两个方形榫孔和一个长方形的卡榫,尺寸分别为: $0.2 \times 0.2 - 0.55$ 米, $0.08 \times 0.08 - 0.55$ 米, $0.047 \times 0.27 - 0.55$ 米。该块青石板为门框装置部位,几个榫孔是为放置门框及附件而凿出的(图七),除门墩石以外下边均为三层铺砖,底面也正好与石墩基底面平齐。推测门洞西侧壁下和墩台内侧近地面处,也应铺有石地袱,因墩台内侧大部分已残毁,现在的地面为沥青路面,因而无法确证(图三)。

墙体地表以下为夯土地基,夯土中包含有少量筒瓦和板瓦残片及一些碎瓷片,夯层厚约10厘米,平夯、圆夯均有。在地表以下2.6米和3.8米处分别有一道厚约10厘米的瓦砾层。地表以下4.1米至4.3米再向下

为含大量腐殖质的淤泥层,5.6米以下即见地下水。

### 三、出土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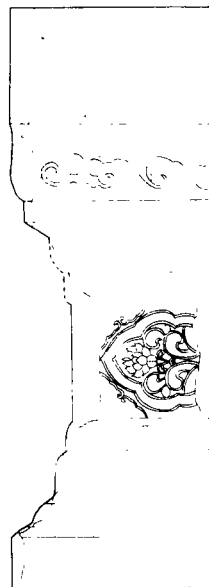
1. 带戳印文字方砖 2件。标本1:深灰色,长方形, $0.18 \times 0.16$ (残) $+ 0.07$ 米。砖表有模印“将作 $\times \times$ 作 $\times$ ”字样,楷书;标本2,深灰色,长方形,残, $0.22 \times 0.23 + 0.07$ 米,砖表有“东城张正运记”字样,楷书。均出土于门洞两侧残存墙体中(图八、九)。

2. 蕃莲纹砖 2件。标本3、4:深灰色, $0.625 \times 0.35 + 0.105$ 米。砖表为浮雕蕃莲纹饰(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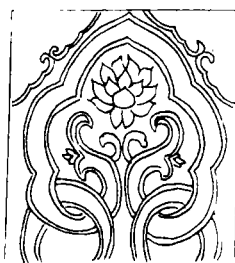
3. 墙砖标本6件。标本5: $40 \times 41.5 + 9.15$ 厘米,标本6: $30$ (残) $\times 30 + 12$ 厘米,标本7: $49 \times 23.5 + 10$ 厘米,标本8: $49 \times 24.5 + 11$ 厘米,标本9: $46 \times 46 + 8.5$ 厘米,标本10: $42 \times 19.5 + 10$ 厘米。以上标本基本上代表了墙砖的不同规格,但大多数基本上符合明砖 $40 \times 20 + 10$ 厘米的标准。

4. 铜钱1枚。标本11:外圆,孔方,光背,外径2.8厘米,重约6克。为折二钱,“至元通宝”直读,制作精致,面文端庄健美,为元惠宗至元年间所铸汉文钱。出土于东侧夯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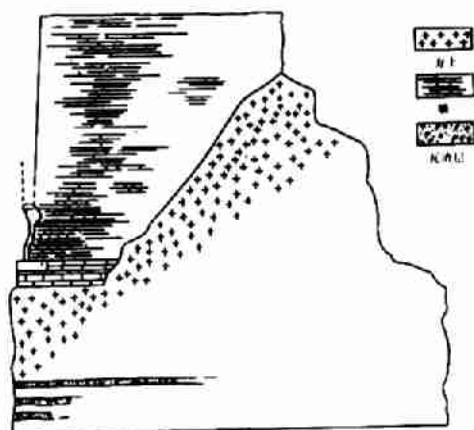
5. 石球1件。标本12:方圆体,长、宽、高均为6.5厘米。边棱经过打磨,石质为砾石。出土于东侧残存夯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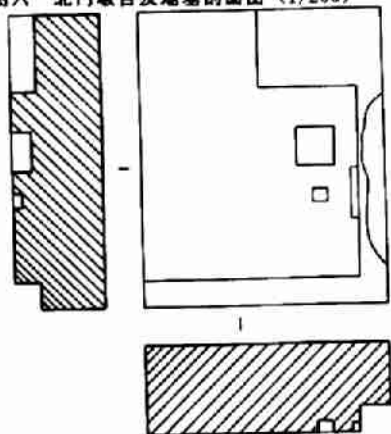
图四 须弥座石墩 (1/20)



图五 蕃莲纹砖 (1/10)



图六 北门墩台及地基剖面图 (1/200)



图七 门墩石平、剖面图 (1/40)

6. 石柱础1个。标本13：青石，上圆下方，上部圆柱体直径64、高14.5厘米，下部长方体边长96、厚64厘米。该柱础置于北东侧残存夯土中。

7. 铜狮一对。高110、宽62、身长126厘米。母狮前左爪压一小狮，后右爪亦压一小狮，公狮前右爪下一绣球，脊上均铸有嘉靖通宝纹饰，胸前各有铭文两段。其一：“大明嘉靖三十八年十月吉日，秦府内典”，其二：“膳正宁玉原系西安府临潼县周里人”。该铜狮原为秦府内典（即佛教场所）文物，现置于碑林博物馆东门两侧。

另外还有少量青绿色的琉璃瓦残片，有筒瓦、鸟头及兽头，因残片太小，不能记录尺寸大小。



图八 戳印文字方砖拓片 (1/2)



图九 戳印文字方砖拓片 (1/3)

#### 四、结语

1. 从调查和清理的结果看，明秦王府墩台在建筑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①墩台的外侧包砖厚于内侧包砖，这是为加强墩台在军事上的防御功能，易守难攻。②墩台地基周围石地袱的铺设及夯土地基底部用碎瓦砾打地脚的工艺大大地增加了墩台地基

夯土的密实度，同时瓦砾层也隔离了地下的淤泥层，为防止地基下陷，增强墩台地基的稳定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技术始于唐代，宋元时普遍使用）。③砌砖粘合剂的配制、墩台外侧砖表由外向里有石灰递减而黄土和粘液递增的趋势，且在砖土结合部位用粘液灌缝，由此可以推断这种建筑方法可以避免砖体受热膨胀产生对砖体偏外部分的破坏。采取这一系列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城墙墩台的稳固，可见其高大、雄伟、坚固。这充分体现了明太祖朱元璋“高筑墙”的战略思想。然而如此坚不可破的明秦王府经过200多年后的1643年，还是让明末农民起义军一举攻破且在此建立大顺农民政权。

2. 关于砌砖粘合剂的配制，黄土、石灰到处都有，而粘液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传说和文字记载上共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糯米汁，一说是秫米汁（高粱中的粘高粱）。不但秦王府城墙建筑使用这种粘合剂，而且明初建筑的南京城、北京城、故宫都是使用这种粘合剂，那么不管用糯米还是秫米，使用数量之大都是难以想象的。季士家先生认为这种粘液可能是一种盛产于浙、苏二省的“蓼草”放水加温而成的<sup>①</sup>，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合理。

3. 就出土的墙砖看，均为青灰色的黄土砖，规格上也基本符合明王朝对城砖尺寸的规定，长40、宽20、厚10厘米，所采的标本或略大略小，略厚略薄。两块铭文砖，铭文皆为模刻压印，楷书，阴文“将作×作××”的意思应是某个官员督作××，而“东城张正运记”是标明造砖地址和匠人的姓名，张正运是匠人的姓名，没有什么疑问，而东城具体在什么地方？明西安府没有这个地名，西安府东边邻近几县也无此地名，然而建筑秦王府所用的青色琉璃瓦是就近在耀州烧制

的，所以，笔者认为青灰色的墙砖也应是就近烧制的，“东城”是泛指西安府城东及西安府东边邻近府县。

4. 从明秦王府城墙和明西安城包砖墙的建造时间看，明秦王府城墙是洪武三年（1374年）开始修建，洪武九年营建完毕。石地袱的铺设，外墙包砖及中心夯土是一次完成。在清理过程中，没有发现有二次或多次修建的痕迹，史料中也没有多次修建的记载。而明西安城墙据史料记载，在1374年只修了夯土墙，到1568年明陕西巡抚张祉为加固城墙，在城墙的外壁和顶面砌了青砖，1635年又加修四关城墙，直到1787年，清陕西巡抚毕沅在原城墙底围用石块加厚了城墙外壁的砖面<sup>②</sup>，至此西安城墙才和明秦王府城墙在建筑结构上达到一致。这说明明秦王府城墙的建造要比西安城包砖墙早200年左右，进而说明明秦王府墙在建筑方法上也高于明西安城墙。

总之，此次清理的明秦王府墩台遗迹，为研究明代城墙的建筑方法和结构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研究陕西地方史提供了宝贵的考古资料，为典籍中有关秦王及秦王府的记载补充了新的内容。

#### 注 释

①季士家：《明都南京城垣略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2期。

②黄新亚：《明代西安城墙》，《长安史话》宋、元、明、清分册。主编：张铭治，陕西旅游出版社。

领队：呼林贵

参加调查清理：呼林贵、宋远茹、刘恒武、刘喜林

绘图：田淑珍、刘君信、孙安娜

拓片：张菊兰

执笔：宋远茹、刘恒武、呼林贵